

目次

詩人的宗教……………愈之譯(一)

西方的國家主義……………陳建民譯(三七)

歐行通信……………仲雲譯(七〇)

詩人的宗教 (The Poet's Religion)

一

文明就不過是一種「行爲的美」。文明的完成有賴於忍耐、自制、和暇豫的環境；因爲純正的禮儀就是創造，和繪畫、音樂一般的。禮儀就是聲音、姿態與運動的調和，言辭與動作的調和，品格的大方便會從這種調和裏表現出來。禮儀只是顯現出人自己，此外就沒有別的外部的作用了。

我們的需要總是很慌張，很迫促的。需要只是奔波着，騷擾着，他們是粗鹵鄙野的，需要沒有什麼餘暇，需要除了達到目的外什麼也不能忍耐。在現時，在我們的國裏，我們時常看見人們用了空的煤油箱去汲水這些煤油箱便是「失禮」的象徵了。他們是簡陋而破損的，他們對於他們的失態似乎毫不愧怍，他們除了供

實用外，一切都絕不介意。

我們的欲望的機官定下一個斷語說：我們必須有食物，有住處，有衣服，有一切的安適與便利。可是人們却又費去了多大的時光，耗用了多大的精力，和這斷語衝突，而且證明人們不只是一所堆積需要品的活棧房，在人們中間尚有所謂完成的理想，就是使內部與外部調和的那種統一的意識。

「無限」的本質並不是在於宇宙的廣度；却是在於 Advaitam，在於「統一」的神祕。世間事物佔滿了無窮的時間與無窮的空間；但是真理雖概括一切的事物，却是沒有時間與空間的：真理只是「一」。當我們的心感知了這個「一」時，無論是大的或小的，我們的心便體會了那「無限」了。而所謂「美」也就是這個「一」的調和的實現。

我們在我們的人格中都有一種愉快；這是因為從我們的人格中，我們都感

得我們自身的統一。當我把這個告人時，我的朋友便回答說，他不曾感覺這一種愉快。但我可以斷定這話是說得過當了。他因為在他外圍的事物和他內部的統一精神失其調和，因此覺得不快，這許是可能的，但上面所說的真理却因此更足以證明了。當疾病侵害我們的健康時，我們從痛苦的經驗中，分外感得健康的意義——這健康就是我們的內部機官的統一，所以是愉快的。當人生的許多悲劇襲來時，所顯示的並不是悲哀，而是生活的永久的快樂，這種快樂受了悲劇的動搖便更加顯現了。要和別人結成完全的愛的結合，這也是我們自身的統一性的目的之一。凡是一切妨害這統一性的，結果便是造成罪惡，產生我們的卑劣的情慾，這種情慾是「有限」的表現，是我們的「分離」的表現；這種情慾是負面的，所以是 Maya 的。

當我們自己心中的統一的愉快表現出來時，這種表現是創造的；但當我們

因爲滿足需要而有所欲求時，那種欲求却是構造的（與創造的不同）。我們看見一隻水瓶，便會引出一個問題：『這究竟是怎樣的啊？』於是因爲這瓶的構造是適於盛水的，對於瓶的存在我們便得到了辯解了。但要是我們把這瓶當作一件美術品看待時，便不會起什麼問題了：這瓶不過是一個瓶，是不必要作什麼用的。這瓶所顯示的便是一個統一的形體，瓶內的各種不同的部分都與這統一的形體互相調和，這種調和，以一種神祕的儀態，和我們心中的統一的音樂，互奏着諧和的聲調。

二

我們這個世界的真理究竟是什麼呢？大堆的物體中沒有真理，無數的事物中也找不出真理，真理是在於物與物的關係的中間，這種關係是既不能數計，又不能度量，也不能化分。真理不在於物質之中，物質是無數的，真理是在於表現之

中，表現是只有一個。我們對於事物的一切的智識，都不過是知道他們對於宇宙的關係——這關係便是真理。一滴的水所表示的並不是原子的特殊的排列；這實是由原子相互調和而成的一種靈跡，從這調和中兩種原子巧合成一體。無論用何種方法來分析，都不能向我們顯示出這一種統一體的神祕。

在實際上，物體都不過是抽象的東西；我們永不能知道物體的本質是什麼，因為我們的現實的世界不容我們認知這個。便是宇宙的兩種偉大的力——向心力與離心力——我們也絕對不能認知。這些事物都是按日執役的勞工，是永不許走進創造的講堂裏去的。但是光和聲呢，却又和音樂師一般，來到我們的跟前，著着華麗的服裝，在感覺的窗前奏着良宵之曲，時常放在我們前面，引起我們注意的決不是庖廚而是酒筵；決不是宇宙的解剖圖而是宇宙的容顏。在這世間所有的是四季的環式舞；是光和影，風和水的迷藏戲；是存歿無定的人生的五色

的彩翼。這些事實的重要實不在於這些事實的存在，而在於他們的調和的言辭，這種言辭，是我們的靈魂的『國語』，用了這種言辭，這些事實才能和我們感通。

我們和這偉大的真理接觸慣了，當我們追求功利時，我們竟忘了接受這真理的款待和招請，於是我們的作品多變成非靈的，非表現的了。這便是華治華斯

(Wordsworth) 所訴說過的，華治華斯說：

世界對於我們是太密切了；

或先或後，或得或失，我們空費了我們的能力了：

在自然中我們所見到的委實是太少。

但是這並不是因為世界和我們混得太熟的緣故；恰巧相反，這却是因為我們不曾從世界的統一性當中去觀察，這却是因為我們紛心於追求枝葉的緣故。可是假若，美和愛的大波浪一時洶湧起來，把我們昇到經驗的最高峯的時候，世

界便湧現在我們的眼前，我們便感通了世界的一體了。

就物質而言，物質本來是粗蠻的，是孤獨的，物質是不免互相傷害的。物質和我們的個人衝動一般，他們追求意志的無限制的自由。放任物質罷，物質便能破壞一切。但要是我們在物質的中心，豎起一面統一理想的大旗，這些叛逆的物質便會投順到這旗下來，這便是創造的顯現了——這創造便是平和，便是完成的關係的統一。我們的食慾是自私的、下劣的，食慾無所謂禮儀的意識，但要是把食慾放置在社會交際的理想之下，使成為有禮節的、有儀式的，於是狼飲虎食一變而為人生的日常筵席了。在人性中，性慾全然是兇殘的、個人主義的、破壞性的，但性慾一受了戀愛理想的駕馭，就化成了一種美的完成，這種戀愛的最高的表現，便是人類對於「無限」的愛的象徵了。從此我們可以看出：在創造中所表現出來的只有一個，而在相對方面，顯現宇宙的統一的完成的却有許多個。

三

我記得，當我幼年時，在我家花園牆旁有一排椰子樹，樹的枝條每天向着地平線上初昇的太陽，點頭致意，這樹在當時是我的伴侶，我把樹當作生活的，正和我自己一般。我知道這是出於我自己的想像，這種想像把我的周圍的世界，改造成我自己的世界——這種想像所追求的便是統一。但是我們須得考慮一下：在宇宙中間，實也有一種質素，和我自己的想像非常親切，這委實是真的，在一切孩子的天性中，常喚起造物的精神，造物用了五色絲，照他的花樣，織成創造的錦，而以此爲樂，在孩子却也有同樣的心情。這是實在的。譬如當我們前面，用兩種氣體化合成水，這樣的事情，彷彿和我們的想像是很調和的。這是 *Maya*。要是把這想像當作幻象，或者當作真實體，那都沒什麼干係。譬如當我們聽得幾根絃線顫動的聲音和別種聲音諧和時，我們便知道在這種諧音裏面已含着永遠的真實了。

這是一樣的道理。世界的本體既能和我們的想像諧和，可見這種創造的想像，在我們自己中，以及在萬有的心中，都可以說是一種普遍的真實了。華治華斯說：

我寧願

是一個浸潤外道的異教徒啊，

要是這樣呢，站在這暢懷的草場上，

我便有閃爍的火光慰我寂寞；

我便能看見卜羅透斯從海洋中起來，

我也能聽見老屈里頓吹着他的繚繞的號角。

(註)

卜羅透斯

(*Proteus*)

和屈里頓

(*Triton*)

都是海中的

神怪。

在這詩裏，詩人是說：要是我們生活在我們所想像的世界中，我們便可以減

少許多寂寞了。當這種真實於無形中因想像之力而顯現時，詩人所設想的境地才得以到達。我們時常用了廣大的活動力，造成種種想像，不是爲了功利的目的，也不是爲理性的法式，都只是爲了要接觸這個真實的想像世界。小孩子用了這種想像，創造出他自己的世界，在這世界中，他是在尋覓他自己。在我們大人中間的小孩子呢，現在也在從一切事物的幕內，尋覓那閃爍的火光當作他的永久的遊戲伴侶，而且他在尋覓從海上起來的卜羅透斯，尋覓吹繚繞的號角的屈里頓。這種遊戲伴侶是一種真實，他能從這種真實體的活動中尋得愉快，只是這種活動不能構成形體。不能給與物質的幫助，只是一種表現而已。

夢是存留着的；夢比有實質有效用的麵包都真實的多呢。譬如畫布是耐久，而有實體的東西，畫布的製成與銷售，必須經過許多機械與工場的裝置。至於布上所繪成的畫，却不是工場裏所能製造出來的，所以只是夢而已，只是 *Maya* 而

已，但是最後的真實體究竟是什麼呢？自然是畫而不是畫布了。

有一個詩人描寫秋天說：

我看見頽唐的秋天，在朦朧的晨光裏，
對着那靜默，獨自兒悄悄地站着，
也沒有一隻寂寞的鳥兒在唱着歌，
從荒林裏傳入他的虛空的耳鼓。

又有一個詩人歌詠四月說：

四月啊，四月啊，

開你的女孩兒模樣的笑顏罷：

過了一會兒，

再流你的女孩兒模樣的眼淚罷！